

<<恶魔的泪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恶魔的泪珠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57016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57018

出版时间：2009年7月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杰夫里·迪弗

页数：439

字数：210000

译者：夏维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恶魔的泪珠>>

内容概要

华盛顿特区人流众多的地铁站发生了一件死伤惨重的疯狂扫射案。不久，一封勒索信送到了市长手中，歹徒威胁要两千万美金，否则枪手“掘墓人”还会继续杀戮。在市长同意支付后，歹徒却遇车祸意外身亡，可杀戮仍然在继续。现在唯一的线索，就是那封勒索信，那滴恶魔的泪珠……

<<恶魔的泪珠>>

作者简介

杰夫里·迪弗1950年出生于芝加哥，11岁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，从此再也没有搁下笔。作为一名诗人、记者，他不光自己写歌唱歌，还进行巡演。

迪弗当过杂志社记者。

为了成为《纽约时报》或者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法律记者，他去福德汉姆法学院学习，毕业后在法律界实践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在华尔街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律师生涯。

在这几年间，他开始写那种自己最喜欢读的悬疑小说。

1990年起，迪弗成为一名全职作家。

迄今为止，迪弗共创作了22部小说，获得六次MWA（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）的爱伦·坡奖提名，一次安东尼奖、三次埃勒里·奎因最佳短篇小说读者奖。

2001年，《空椅子》一书获W.H.史密斯好书奖。

2004年，因为《野兽花园》，迪弗被CWA（英国犯罪小说家协会）授予钢匕首奖。

迪弗的小说被翻译成35种语言，多次登上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，包括《纽约时报》、《泰晤士报》以及《洛杉矶时报》这样的大媒体。

他的名作《人骨拼图》被环球电影制片公司拍摄成同名电影，由奥斯卡奖得主丹泽尔·华盛顿与安吉丽娜·朱莉联袂主演，《少女的坟墓》被HBO改编为电影《死寂》，由詹姆斯加纳主演。

另一部小说《蓝色骇客》的改编权亦已售出。

杰夫里·迪弗兴趣广泛。

除了犯罪侦探小说，作为美食家的他还有意大利美食方面的书行世。

<<恶魔的泪珠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年终之日第二章 掉包第三章 三只老鹰第四部 解谜大师

<<恶魔的泪珠>>

章节摘录

第一部年终之日 1 上午八点五十五分 掘墓者来到这座城市。

在十二月阴冷潮湿的空气里，掘墓者平凡得一如你我。

他走在冬日的街头，瑟缩着肩膀，看起来与普通人别无二致。

掘墓者长得不高也不矮，不胖也不瘦；裹在深色手套里的手指也许粗壮，也许纤细；他的双脚看上去很大，但也可能只是穿了大码的鞋子而已。

如果你瞥见他的双眼，不会留心它的形状或颜色，只会觉得他的眼神不太像真人。

如果你在偷瞟掘墓者时被他发现，那么他的眼睛很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后看见的东西。

他身着一袭长长的黑色大衣，也可能是藏蓝色。

他走在华盛顿特区熙熙攘攘的街头，却没有一个人留意他，因为此时正值早上的上班高峰时段。

年终之日，掘墓者来到华盛顿特区。

掘墓者手提“田野超市”的购物袋，穿梭于往来的人流中——有成双成对的情侣，有独自行走的行人，也有全家老小。

他继续向前走，发现前方就是地铁站。

有人吩咐他在上午九点整到地铁站来，而他一定会信守诺言。

掘墓者从不迟到。

他那也许粗壮的手上提着的袋子很重，足有十一磅，但等他回到汽车旅馆时，重量将大大减轻。

有个男人不小心撞到了他，连忙微笑着说了声“对不起”，但掘墓者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

掘墓者从来不正眼看任何人，也不希望任何人正眼看他。

“别让任何人……”咔嚓。

“别让任何人看见你的脸。

赶快转移视线。

记住了没有？

” 我记住了。

咔嚓。

他一边想，一边看着路边的灯饰，看着……咔嚓……新年的装饰品。

看着广告招贴画上的胖娃娃和时光老人。

新奇的装饰品，别致的彩灯，流光溢彩。

这里是杜邦环岛——金融中心，艺术之家，年轻人与追逐潮流者的圣地。

不过，掘墓者知道这一点，只是因为教导他的人向他介绍过杜邦环岛。

他来到地铁站的入口。

今天早晨乌云密布，而且由于是冬季，整个华盛顿特区都笼罩在阴沉的天色中。

每逢这种日子，掘墓者都会想起妻子帕米拉。

帕米拉不喜欢阴暗寒冷的天气，所以她……咔嚓……她……她做什么来着？

想起来了，她总是会栽种鲜红和艳黄的花。

他看着地铁站，回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幅画。

他和帕米拉参观一家博物馆时，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古老的画。

帕米拉说：“真吓人，咱们走吧。

” 那幅画描绘的是地狱的入口。

地铁站的入口向下贯穿六十英尺，深不见底。

有的乘客升上来，有的乘客降下去，看起来就像那幅画。

地狱的入口。

有手提公文包、留着短发的年轻女子，也有背着运动包、握着手机的年轻男人。

而现在，掘墓者手提购物袋站在这里。

他也许是胖子，也许是瘦子，外表一如你我。

从来没人留意掘墓者，而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特质之一。

<<恶魔的泪珠>>

“你是最厉害的一个。

”教导他的人去年对他说。

你是……咔嚓、咔嚓……最厉害的一个。

八点五十九分，掘墓者来到下行电动扶梯的最上面。

扶梯上站满了人，逐个消失在无底洞中。

他一手伸进购物袋，用一根手指钩住手感舒适的扳机。

这把枪也许是乌兹，也许是Mac10小型冲锋枪，也可能是Intertech科技公司制造的手枪，但重量绝对是十一磅，装了点二二口径长步枪的子弹匣，共一百发。

掘墓者饿得很想喝浓汤，但他可以忽略饥饿的感觉。

因为他是……咔嚓……最厉害的一个。

他向前望去，却不是看着等待踏上电动扶梯的人潮。

扶梯即将载着这些人下地狱。

他不是在看成双成对的情侣，也没看打手机的男人，更不是在看“超级美发”连锁店做了头发的女人——帕米拉以前总去那家店做头发，他也没看全家老小。

他将购物袋抱在胸前，和其他人一样，好像袋子里满是过节的礼物。

他一手勾着不明枪支的扳机，另一只手放在购物袋外面，捧着旁人可能认为是在田野超市买的长条面包，很适合与浓汤搭配，一起享用。

然而里面装的却是沉重的消音器，填装了矿棉和橡胶缓冲隔板。

他的手表发出哔的一声。

上午九点整。

他扣动扳机。

连串子弹激射而出，嘶嘶作响，击中随着扶梯下行的人流，中枪者应声向前扑倒。

嗖、嗖、嗖的枪声被惊叫声淹没。

“哦，天啊，小心！

上帝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受伤了！

我快要掉下去了！

”诸如此类的惨叫不绝于耳。

嗖、嗖、嗖。

失去准头的子弹打在金属与地砖上，发出可怕的叮当声，响亮无比，而子弹命中目标时的声音则柔和得多。

众人纷纷四下张望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掘墓者也四下张望。

大家皱起眉头。

他也皱起眉头。

没有人认为枪手正朝着他们扫射，反而相信是后面有人跌倒，才引发了连锁反应，像多米诺骨牌朝扶梯下方倾倒，中弹者手上的手机、公文包、运动背包纷纷掉落，发出碰撞断裂的声响。

短短几秒后，一百发子弹已经射完。

没有人注意掘墓者，因为他与其他人一样东张西望。

眉头紧锁。

“快叫救护车，叫警察，警察，我的天啊！

快救救这个女孩，救救这个女孩！

他死了，哦，天啊！

上帝，她的腿，看看她的腿！

我的宝宝，我的宝宝……”掘墓者放下购物袋。

购物袋底下有个小洞，那里是子弹射出的地方，发烫的黄铜弹壳则都留在袋子里。

“快关掉，关掉电梯！

哦，天啊！

<<恶魔的泪珠>>

快点儿！

快让电梯停下来，有人被压住了……” 诸如此类的惨叫此起彼伏。

掘墓者四处看着。

因为大家都在看。

然而，注视地狱是件很痛苦的事。

下面的尸体成堆，越堆越高……有人还活着，不断地蠕动挣扎；有人已经断了气；在电扶梯底部越积越高的尸体堆下，有人拼命挣扎想爬出来。

掘墓者缓缓后退，进入人群，旋即不见踪影。

他擅长隐身。

“你离开现场时，应该学学变色龙。

”教导他的人这么说过，“什么是变色龙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” “一种蜥蜴。

” “对。

” “会变色。

我在电视上见过。

”掘墓者走在人行道上，到处都是人，四处奔逃。

有意思。

有意思…… 没人留意掘墓者。

他长得一如你我，也像木雕。

他的脸有时苍白得像清晨的天空，有时漆黑得像地狱的入口。

他慢慢地走着，一面想着他投宿的汽车旅馆。

回到旅馆后，他要重新装上子弹，为消音器补充粗糙的矿棉。

他要坐在舒适的椅子上，旁边摆着一瓶水和一碗浓汤，坐着休息到下午，然后——如果教导他的人没有留言让他停手——他会再次穿上长长的黑色或藏蓝色的大衣出门。

继续做同样的事情。

今天是年终之日。

掘墓者来到华盛顿特区。

多辆救护车赶赴杜邦环岛，救援人员像采矿工人一样掘开地铁站触目惊心的尸体堆，这时吉尔伯特·哈弗尔走向两英里外的市政厅。

哈弗尔来到第四街与D街的交叉路口，在一株冬眠的枫树旁停下脚步，打开手上的信封，最后浏览了一遍里面的信文。

肯尼迪市长： 结局是今晚。

掘墓者已经行动，无从阻止。

如果你不能如期付款，他将会再度开始杀戮，时间是：四点、八点和午夜时分。

我的要求是现金\$两千万美元。

请将其装进袋子里，留它在环城快速路西侧六十六号公路以南两英里处。

放在空地正中间。

务必在十二点〇〇之前付钱给我。

只有我现在知道如何阻止掘墓者。

如果逮捕我，他会继续杀人。

如果杀了我，他也会继续杀人。

如果你认为我不是玩真的，那么，掘墓者的有些子弹涂成了黑色。

这一点只有我知道。

哈弗尔认定这个点子计划得天衣无缝。

经过数月来的策划，他早已料到了警方和FBI的各种反应以及他可以采取的对策。

这是一场对弈。

在这个念头的鼓舞下，他将信放回信封中，合上开口却没有封死，然后继续在人行道上前行。

<<恶魔的泪珠>>

哈弗尔弓着腰大步行走，目光低垂，希望借此压低六英尺二的身高。

不过，这对他来说并非易事，因为他喜欢挺直腰杆，居高临下地看人。

位于司法广场一号的市政厅是一幢毫无特色的石质建筑，安保措施漏洞百出。

他走过大门口，停在报纸自动贩卖机前，将信封偷偷塞进贩卖机下方，然后缓缓转身朝E街走去。

明天就是元旦，今天这样的气温算是暖和了，哈弗尔心想。

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味道，有腐烂的落叶混杂着潮湿的柴烟味。

这种气息唤起了他对童年时期家乡的隐隐怀念，刺痛了他的心。

他在拐角处的公用电话亭前停了下来，投币后拨了一个号码。

对方接听后说：“这里是市政厅警卫处。

” 哈弗尔拿着录音机凑近话筒，按下播放键，发出电脑合成的人声：“市政厅前面有个信封，就在《华盛顿邮报》贩卖机底下，拿到后立刻拆信阅读，里面的内容和地铁枪击案有关。

”之后，他挂断电话，穿过马路，将录音机放在纸杯里，扔进了垃圾桶。

哈弗尔走进咖啡店，坐在靠窗的卡座。

从这里，报纸贩卖机与市政厅的侧门一览无遗。

他想确定是否有人来取信封——事实的确如此，他连夹克还没脱下，就有人过去把信取走了。

他也想看一看谁会去向市长献计献策，另外，再看看记者会不会出现。

一个女服务员走到他的座位旁，他点了杯咖啡，虽然尚属早餐时间，他还是点了牛排三明治，这是菜单上最贵的一道餐点。

有何不可呢，他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了。

2 （上午十点整） “爸爸，给我讲讲船夫的故事吧。

” 帕克?金凯德愣了一下。

他正在清洗铁制煎盘，听到这句话停下了手上的动作。

经验告诉他，无论孩子问什么问题，绝对不要警觉起来——至少不能表现出警觉的神色。

因此他一面用纸巾把手擦干，一面低下头对儿子微笑。

“船夫？”

” 他问九岁的儿子，“好啊。

你想听哪一段？”

” 帕克一家住在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。

厨房飘散着烹调节日大餐的香气，里面混杂着洋葱、鼠尾草和迷迭香的气息。

男孩望着窗外，沉默不语。

“说吧，”帕克鼓励他道，“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。

” 男孩名叫罗比，有一头金发，还遗传了母亲的蓝眼珠，身着紫色的艾祖德衬衫和褐色长裤，系着拉尔夫?劳伦牌腰带。

今天早上，他额头上的鬃发分向右边。

“这个嘛，”男孩开口说道，“我知道他已经死了，不过——” “没错。

”帕克回答，之后便不再多言。

“儿女没问就不要多说。

”这是帕克?金凯德的《单亲家长指南》中的准则之一。

但这本书只存在于他的大脑里，但他每天都不忘参考一番。

“只不过外面……有时候看起来有些像他。

我是说，我向外看时，好像看得见他。

” “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” “亮出盾牌，戴上头盔，”罗比背诵出来，“如果天黑，就把电灯打开。

” 帕克维持着站立的姿势。

通常情况下，如果与子女交谈时涉及严肃的话题，他会遵守“视线保持水平状态”的原则，蹲下与他们沟通。

但如果话题触及船夫，心理治疗师曾建议帕克站着，表现出强壮且颇具保护能力的成人姿态，好让儿

<<恶魔的泪珠>>

子安心。

而帕克?金凯德确实散发出一种安全感。

刚满四十岁的他身材高大，六英尺多一点，体格几乎与大学时代不相上下。

他没有勤做有氧运动的习惯，也不常去健身房，但身材却没有因此而变形。

这一点要归功于两个孩子，因为他常陪他们在足球场上抢球、打篮球或是参加飞盘锦标赛。

全家人在星期天上午定期跑步。

其实跑步的人只有帕克自己，他总要追着孩子的脚踏车，绕着附近的小公园跑步。

“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了。

到你认为看见船夫的地方去瞧一瞧。

” “好。

” “头盔和盾牌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” “在这里。

” 罗比拍拍自己的头，然后举起左臂摆出骑士的姿势。

“姿势不错。

我的也准备好了。

” 帕克模仿儿子的动作。

两人走向后门。

“看那几丛小树。

” 罗比说。

帕克望向半英亩大的后院。

他家位于华盛顿特区以西二十英里的一处老住宅区里，房子周围多半是草坪和花丛，但后院长满了连翘、葛藤和常春藤，过去一年来，他一直想把这里修剪一下。

没错，眯起眼睛一看，有些植物的确颇具人形。

“看起来有点吓人，”帕克承认，“很恐怖。

不过你也知道，船夫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” 他不愿为了降低儿子的恐惧感，而对他讲明：你其实是被乱七八糟的树丛吓着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

他想尽量为罗比制造出与船夫事件的距离感。

“我知道。

可是——” “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”

” “四年前。

” 罗比回答。

“四年，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吧？”

” “大概很长吧。

” “有多长，比给我看。

” 他张开双臂，“有这么长吗？”

” “大概吧。

” “我觉得还要长一些。

” 帕克将双臂再张开一点，“和我们在布拉多克湖钓的那条鱼一样长吗？”

” “那条有这么长。

” 罗比说着终于露出了笑容，伸出自己的双臂，尽力张开。

“才怪，那条有这么长。

” 帕克夸张地挤眉弄眼。

“不对，不对，那条鱼有这么长。

” 罗比高举双手，左右脚交替着跳了起来。

“比你比的还要长！”

” 帕克故意逗他，“更长更长。

” 罗比跑到厨房的一边，举起一手，然后跑回来举起另一手。

<<恶魔的泪珠>>

“有这么长才对！”

” “鲨鱼才有那么长，”帕克大叫，“不对，是鲸鱼，不对，是大乌贼。

不对，我知道了，是长胡须的玛祖卡兽！”

”玛祖卡兽是苏斯博士笔下的动物，出自《假如动物园归我管》一书。

罗比和斯蒂菲都喜欢看苏斯博士的书。

帕克给一对儿女取了“无名氏”的绰号，而这个绰号的灵感来自《霍顿与无名氏》里的无名生物。

这个童话故事是兄妹俩最喜欢的，甚至连小熊维尼也无法和它相提并论。

帕克陪罗比在房间里玩了一会儿捉迷藏，然后将儿子搂进怀里，搔他的痒，逗得他笑个不停。

“这样好了。

”帕克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” “我们明天来剪掉那些小树丛。

” “能让我用锯子锯吗？”

”罗比赶紧问。

哈，帕克心想，小孩最会抓住机会了，他在心里大笑。

“看情况吧。

”帕克说。

“太好了！”

”罗比蹦蹦跳跳地走出厨房。

明天有希望摸到电锯，他立刻乐得忘了船夫的事。

他跑上楼梯，帕克听见兄妹两人轻轻争吵着应该玩哪一种任天堂游戏。

从声音判断，斯蒂菲吵赢了，随后让人忍不住跟着哼的马里奥兄弟的音乐传遍了整幢屋子。

帕克的视线停留在后院的树丛上。

.....

<<恶魔的泪珠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这是迪弗的巅峰之作，他一层层地缓缓展开故事，精心布置每一个转折和疑点，最终让你觉得，每个人物都不可信…… ——《单》 迪弗是悬念大师，他的小说情节急促紧凑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——《华尔街日报》 迪弗的小说果然名不虚传。
在当今的推理小说家之中，没有人能像迪弗一样，任何描述、任何场景，都紧紧抓牢你的呼吸。
——《圣荷西信使报》

<<恶魔的泪珠>>

编辑推荐

令人胆寒的精准屠杀，谁在控制杀人机器？

作品销量超过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惊悚小说作家，他的书被翻译成35种语言，全球销售过亿册，爱伦·坡奖、安东尼奖、埃勒里·奎因奖、W.H.史密斯好书奖等多项大奖实至名归。

这是迪弗的巅峰之作，他一层层地缓缓展开故事，精心布置每一个转折和疑点，最终让你觉得，每个人物都不可信…… ——《单》 迪弗是悬念大师，他的小说情节急促紧凑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——《华尔街日报》 迪弗的小说果然名不虚传。

在当今的推理小说家之中，没有人能像迪弗一样，任何描述、任何场景，都紧紧抓牢你的呼吸。

——《圣荷西信使报》

<<恶魔的泪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